

## 《华盛顿邮报》专栏：

【明慧网】（明慧记者英梓编译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Josh Rogin 于2020年3月19日发表文章称，针对目前的瘟疫，不要指责中国，而应指责中共。作者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他赞扬中国人民在抗疫中的精诚团结，但强调中国人民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 美国反击中共谎言至关重要

文章首先肯定，“美国反击中共试图改写瘟疫大流行历史的做法，对我们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并强调“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助长种族主义，不羞辱中国公民或美籍华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将谈论中国人民的方式与谈论中共的方式分开。”

前不久，川普总统坚持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对此，该文表示：“川普总统这样做的理由过于简单，但技术上是准确的：中共官员故意散布‘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的谎言，以转移对自身早期失误的指责。”

川普周三（18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不是种族主义，根本不是。它（病毒）来自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其为中国病毒）。我希望准确（表达）。”

文章强调，有一个方式，有充分理由来尊重病毒的真相，并追究那些该负责的人，而不会造成不当的冒犯。

文章揭示，“我们都必须具体地指责中共的行为。正是中共在病毒爆发后隐瞒了数周，压制了医生（的言论）、监禁了记者、阻碍了科学——最引人注目的是，关闭了第一个公开发布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上海实验室。”

## “中共病毒”

### 这个名称更准确



### 中国人民是英雄也是中共的受害者

Rogin 在文中赞赏中国人民在抗疫中的表现，他说，中国人民是这个故事中的英雄。中国医生、研究人员和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甚至面对死亡对抗病毒和警告世界。随着我们自身形势的恶化，中国人的团结为我们上了一课。中国人也是中共隐瞒真相的受害者，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文章强调，“（疫情）这不仅仅是关于病毒，它事关我们整个对华方针的关键点。我们的问题不是和中国人民的，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内部镇压，外部侵略，以及它在自由和开放社会中的恶性影响。”

### 中共对外影响战略是利用种族主义分裂西方

文章揭示，“中共战略的一部分是分裂我们的政治、民族和种族。中共官员经常将对其政府的批评指控为（西方）种族主义。他们还指责美国的种族主义行为，以分散人们对中共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注意力，例如中共以种族为由在新疆监禁数百万无辜人民。”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发表的一份报告就如何避免中共这种陷阱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指导方针。报告指出，我们应该避免泛泛而论的概括，应该明确区分中共（共）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注意不要在本国国内疏远中国公民。”

### “中共病毒（CCP virus）”这个名称更准确

文章说，对病毒的称谓，并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是认识到独裁政权对我们种族主义敏感性的利用。文中还表示：我们必须继续向中共施压，要求它们提供更多透明度和真相，这对制止这种蔓延至关重要。

Rogin 建议：“决不能帮助和怂恿中共煽动美国内部分裂和散布虚假信息。”他也强调，“在这次危机中，华人和美籍华人需要我们的支持，为我们的疫情应对工作带来巨大的力量。”

文章在最后强调，“让我们停止说‘中国病毒’——不是因为每个使用这个名词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因为它不必要地扮演了中共分裂我们和转移我们注意力的角色。让我们称病毒为‘中共病毒’。这样更准确，只会让那些该拥有这一称号的人感到不悦。”◇



# 躲过瘟疫 必有良方

【明慧网】武汉病毒来势汹汹，一时间人心惶惶。这个来自人的肉眼看不到的新型冠状病毒，虽然微小，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向人类世界展示着它的威力。冠状病毒，这个在显微镜下看长得象皇冠一样的病毒，把人们的注意力也带到了微生物的世界。

微生物中有细胞结构的叫各种细菌，没有完整细胞结构的生物就包括病毒。今天我们不说病毒，但是说同是微生物世界里的关于细菌的故事。

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一次不经意的微生物实验中发现，她身上携带一种超级天然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可以杀死对人体有害的、被称“超级细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 微生物两次实验看不到细菌

德缘于一九九七年出生在德国，因父母修炼法轮功，德缘就在法轮功真、善、忍的法光中长大，她安静、不张扬、很有修养，并且品学兼优，考大学上的医学专业。

在一次微生物的实验课上，学生得到几块琼脂平板，以便在上面繁殖和观察微生物，并进行各种实验。学生们被要求在一块血琼脂板上印上指纹，以查明手有多脏。然后将平板置于培养箱中培养细菌，

并让它们繁殖到可见的数量以便观察。

几天后，德缘拿回有指纹的平板时很惊讶。因为同学们的平板上能清楚的看到有细菌菌落，但在德缘的平板上几乎没有任何东西。

第二次微生物实验课，是拿家中接触的物体来检验微生物的存在。德缘选择了一张纸币。几天后，当德缘拿回了纸币接触的平板更吃惊了，因为这块平板也挺“干净”。德缘当时也很困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纸币是特别脏的。

从两次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到德缘的指纹和她接触过的东西都看不到细菌，而她确实生活在有细菌的世界中。唯一的解释，是德缘炼法轮功产生的能量对细菌产生了作用。

那么这种能量到底是怎样存在的？或许第三个实验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 第三次实验终于看到了细菌

第三个微生物实验是这样的，讲师要求每一个小组的同学，既要有用喉咙黏液做细菌实验的，也要有用鼻孔里的黏液做实验，并涂在琼脂板上。由于德缘小组的其他同学想用喉咙里的细菌做实验，德缘不得不用鼻孔内的细菌做实验。

几天后，同学们拿回了各自的琼脂平板，上面有一张纸，写明了分析数据和各类细菌名称。这次，德缘的平板上显然有一个细菌菌落，细菌的名字叫做“路邓葡萄球菌”。

当讲师听到德缘的细菌名称时，非常兴奋，并说这是一个新发现的物种，这种细菌可以杀死一种会致病从而引发许多不同严重疾病的细菌叫“金黄色葡萄球菌”。

德缘在鼻孔里发现的细菌“路邓葡萄球菌”，居然是一种可以杀死有害细菌的葡萄球菌！

从三次实验完全可以说明，德缘虽然和其他人看上去没有区别，但是在微观下，她身上携带的能量可以阻碍细菌的侵入，一旦有害细菌来到她的鼻孔，那么路邓葡萄球菌就会把有害细菌杀掉。德缘微观世界的屏障的产生，可以说和她炼法轮功有关，或者说路邓葡萄球菌应该算是能量的一种体现。

## 躲过瘟疫有良方

在修炼法轮功的群体里，有很多炼功前是病号，炼功后奇迹般康复的事例。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是之前的现象和之后的结果，没有人会去关注微观下人眼看不到的空间里面发生了什么。如果德缘身上的路邓葡萄球菌是修炼法轮功所致，那么就可以解释，在法轮功学员中很多身体康复的例子中，在微观下，通过修正法，身体微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来自内在的正能量在身体微观下是有体现的，比如路邓葡萄球菌。

微生物中有超级细菌，就有它的克星路邓葡萄球菌，新型冠状病毒应该也有它的克星。

有一些人在这次瘟疫中出现了武汉病毒的一些症状，但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症状就消失了。德缘的三次实验可以让我们相信，在患病者诚心念这九字真言的时候，在微观世界里发生了一场有害细菌或病毒被清理的战役，当病毒被清理后，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 桦川县善良老太太遭受三年半冤狱摧残

（明慧网）佳木斯市桦川县横头山镇今年六十九岁的左秀文老太太，在中共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身疾病都好了。因为讲真相，老人被非法抓捕、判刑三年半。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里，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左秀文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左秀文老人回忆道：“我一个只为做好人的人，被监舍里八个触犯了法律的刑事犯监视着。我一个老太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痛苦中煎熬，有时感觉呼吸都困难。”下面是左秀文老人讲述她的经历：

## 修炼大法，绝处逢生

我叫左秀文，家住佳木斯市桦川县。我自结婚以来，我和丈夫感情好得令周围人羡慕。我们开了个油坊，生意很好，接着又开了一个工薪族饭店，还养了四十多头猪。正当我们日子兴旺的时候，丈夫突发脑出血，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家里的积蓄都快花没了，病也没有好转，只能选择出院。回家后到处求医。这时邻居大嫂和我讲法轮功真相。让我教丈夫念“法轮大法好”。丈夫不能说话，听到我说的话，有时就点点头。大嫂又给我拿来《转法轮》，让我给他念。一有时间，我就给丈夫读。在给丈夫读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了李洪志师父讲的法理。当时我也身患多种疾病，两腿间像有千斤的东西在坠着似的，早上起床眼皮肿、心跳快、血压低。然而不知不觉，修炼法轮大法几个月后，这些困扰我的疾病都不翼而飞。太神奇了！虽然中共政府当时疯狂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但我亲身受益了，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修炼到底。

## 讲法轮功真相，遭绑架

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上午，我去横头山六间房村给百姓送法轮功真相年历，在六间房村的村长家，被横头山镇政府经管站工作的陈庆田抢走挂历三十多本，还给派

出所打电话举报，而后横头山镇的“六一零”人员李宝军，伙同横头山镇派出所警察范猛、于沐春等将我绑架。我被非法关押近半个月后释放回家。从那时起，警察经常来骚扰我家。二零一零年夏天，警察偷偷地在夜间到我家监视，不走正门，跳墙进来，把我家的黄瓜踩掉了，地里还留有大皮鞋的脚印。

## 遭绑架、非法抄家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我正在和同修坐在炕上一起学习李洪志师父的著作时。桦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董洪生、贾友、横头山镇派出所所长王训杰等人翻墙闯入我家，他们把我住的三间房和仓房都翻遍了，抄完家之后，把我们四人强行绑架到桦川县公安局。

我们受到警察和犯人的虐待。起初每隔一天就非法提审我们一次，我一直不配合他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拒绝摁手印，警察没有得到任何所谓的口供，气得够呛。一天晚上，警察庞吉东在我住的监舍窗下，足足骂了我四十多分钟，骂得入耳，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在非法开庭那一天，来了一帮警察，给我戴黑头套，戴上手铐和脚镣，非法庭审时，一个姓赵的副检察长破口大骂我：这老太太死不悔改。我遵循师父的教诲，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得到了健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被桦川县法院，非法判了三年半的刑期。

## 强迫坐小板凳、看洗脑录像

二零一一年六月，我被劫持到省女子监狱第九监区。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被逼坐在小板凳上，强迫看诽谤法轮大法的录像，坐着一动都不能动，低头闭眼睛都不行，两手必须放在膝盖上。稍动，她们就对我大吼大叫，坐到半夜十一点，才允许上床睡觉。她们几个人轮班的看着我，睡觉时，我脸朝墙，那个帮教踮着脚尖看着我。

由于长时间的坐小板凳，我屁

股都硌破了，坐在小板凳上疼痛难忍，她们强迫我背监规，我拒绝。吃饭的时候，打饭菜的刑事犯都先挑好的，剩下点汤给我，挑小的馒头给我，几口就吃没了，不够吃。还没等吃完，警察徐阳等就让我们把吃的都收起来，马上干活。

## 强迫做奴工

我被强迫做奴工。做奴工有时装牙签、有时装棉球。每天每人九包任务。我干不了那么多，只装四五包。

一次，我胆囊炎犯了，吐了一宿，都吐绿水了，没出工，在监舍休息。法轮功学员给我送来经文，我看完后传递给其他人看，被刑事犯看到，给举报了，大队长徐阳来了，强迫我出工干活。还骂我：写那几个字，就能推翻共产党，骂完我后，气哼哼地走了。一次我做奴工回来，咳嗽的非常厉害，一宿吐了好多痰，他们刑事犯都说我不行了，后来把我弄到医院检查一番。

## 母亲离世，家已不家

我母亲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由于我被抓，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担心我的安危，于二零零六年末，含冤离世。

二零一三年，我获得自由后，回家中一看院子里一片狼藉，冰箱在水里泡着，除了大门的锁没撬开，屋门、仓库门的锁都被撬开了，屋里的大柜、小柜、组合柜等，也都撬开了。丢的东西有：自行车、手推车、缝纫机；穿的衣服、戴的手表、项链、戒指；睡觉的被褥；做饭的锅碗瓢盆，吃的大米白面，豆油等等，都被偷走了。



截至2020年3月末，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53亿。



## 为什么“中共病毒”瘟疫爆发于武汉？

从古罗马和古埃及的历史中看，瘟疫定地扩散，因为这个地方罪业最大。那么武汉究竟有什么恶冠中华的罪业呢？

中共当代迫害法轮功正法修炼，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天大的罪业因何而起？

始作俑者之一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如果他不搞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很有必要，他就不能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他就该退休了。为此，他从最善良的群体、修心向善的法轮功下手了。1996年，他指使公安部深入调查法轮功，结果反应很好，公安部很多人开始炼法轮功。退休的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还上书中央一份调查报告《法轮功于国家百利而无一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政协主

席李瑞环也都支持法轮功。罗干不甘心就此退休，孤注一掷，先给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然后让公安部去给他的定性找“证据”，把所有气功、会道门甚至神经病造成的社会危害，都强加给法轮功。

另一方面，江泽民由于妒嫉失去了理智，一心要打压法轮功，罗干对此心领神会，暗中唆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拍摄一部恶意栽赃法轮功的电视片（简称“武汉台赵片”），声情并茂地罗列那些伪证，长达六个小时。中央开会酝酿、讨论是否取缔法轮功的会议上，就播放了这部片子，该片以假乱真的造谣手段迷惑了所有的人，为中共最终决议打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罗干也因此被重用。2002年，67岁的罗干以第9名挤进了最高权力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常规为7人，为罗干扩为9人）。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

迫害法轮功，7月22日在全国滚动式播出“武汉台赵片”，中共强迫各机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组织全体成员观看，以谎言煽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当年文革要批斗刘少奇时，中央命令一下，刘少奇的罪证便铺天盖地，按中共的意图造假成了政治进步的阶梯。这部“武汉台赵片”又起到这样的示范作用，看到罗干、赵致真由此飞黄腾达，各地媒体、电视台竞相效仿，编造攒凑出法轮功“危害社会1400例”。

非典、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大法招来的灾难。中共迫害这个佛法修炼群体20多年，制造了无数家庭惨案，数十万人被非法抓捕坐牢，被确认迫害致死的已有4363人；发展到后来，中共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活体器官移植牟取暴利，遭到世界众多国家正义人士的谴责。◇

## 古罗马三次大瘟疫 因何彻底消失？

公元64年，继任古罗马元首尼禄为扩建皇宫，火烧罗马城，把皇宫和阻碍皇宫扩建的、难以拆迁的居民房都烧掉了，然后嫁祸于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煽动罗马民众加入迫害。大批基督徒被杀、被投入斗兽场，在罗马人的呼喊声中，被猛兽撕裂。尼禄还命令把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排绑在花园中，作为夜间游园会的火炬。

听信谎言参与迫害基督徒，古罗马帝国因此招致了大瘟疫的肆虐，尼禄也在罗马城暴动的逃亡中自杀。

继任的罗马元首们仍然延续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暴政，将基督教定为非法，不相信迫害正教会给国家、给人民、给自己招来灾祸。

大瘟疫中，古罗马人无论怎么

虔诚地向他们崇拜的太阳神等诸神祈祷，都无济于事。他们把患病的亲人拖到门外或者抛尸街头，唯恐被传染，而被罗马政府迫害的基督徒们却走上街头，照顾治疗病人，向他们传播福音、做祷告。

然而令古罗马人震撼的是，瘟疫却远离这些基督徒。后来人们逐渐清醒，很多古罗马人开始改信基督教。罗马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敬捧基督圣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进行大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人们的虔诚之心，得到了神佛的谅解，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就此彻底消失了。

以史为鉴，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古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多么相像啊，神用这段历史启悟着今天的人们。今天的大法弟子在迫害中也走上街头，在瘟疫流行的惶

恐中，告诉着人们躲避灾难的方法，那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

